宋元學案

深寧學案表

- 王應麟 謙父子王潛齋徐進齋門人迂齋節齋眞西山再傳晦翁東萊慈湖絜氏孫西山三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白水籍溪屛山延平玉山三山蔣氏象山四傳
  - 子 良學
  - 子 昌世
    - 孫 厚孫
    - 孫 寧孫
- 胡三省
  - 子 幼文
- 史蒙卿 別爲靜淸學案
- 戴表元
  - 袁桷
- 黃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 鄭芳叔
  - 子 覺民
    - 孫 駒
    - 孫 眞
- 袁桷 見下剡源門人

王惟賢 附弟惟義

王應鳳

韓性 別見潛庵學案

並深寧學侶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深寧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深寧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梓材案深寧原傳本附眞西山學案

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學大宗故標以樓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

王徐門人 樓貞再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埜受學淳祐元年第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襃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辟言邊事于是先生䏻

未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

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尙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眞爲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尙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

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深寧少師迂齋當因溫州而誤說詳麗澤諸儒學案

困學紀聞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囘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易于蠱終則有始于剝消息盈虛于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于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囘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尙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于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于復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黄霸之受尙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顚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絕惡念于履霜之萌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易說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于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飢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

彝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　以上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書說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凡百君子各敬其身胡不相畏宗周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

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
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
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
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
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

曾柔而不犯以上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詩說七條今移入橫浦學案一條

曾子問于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禮學不可不講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于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趣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趣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于問舜冠則不對于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于右塾爲右師庶老坐于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　以上禮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禮說十一條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智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

漢士習于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惑于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叔向爲平公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可以格君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自反而不縮矣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

可以言王佐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春秋傳說六條今移入紫微學案一條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淸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汚視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淸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論語說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畧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歎習日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天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于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于異端者非儒也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于己求在外者聽命于天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孟子說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說經

楊倞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于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 天道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諸子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雁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灑埽于郭泰荀爽御于李膺服陶黃穆侍衛于范滂閭里氣象不過是矣 以上攷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攷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又一條云李誠之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麗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删之

梓材又案謝山又錄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絜齋學案一條又錄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呂諸儒一條張祝諸儒一條蜀學畧二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刪之

王演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荷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清明虛靜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醫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嚬堂下萬休戚繫焉重修鄞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籯之諺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肅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言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晉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于未墜豈一人之力哉漢制攷序

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于聲見于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匪徒辨疆域也詩地理攷序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文集九條今移入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一條

附錄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眞儒也

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于司空圖韓偓之間良

無所愧願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于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旣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旣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亥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會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

清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于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罵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鬚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矻矻忘寢食剸心文囿根柢左氏班馬寶祐閒登文文山榜進士廷對披腹盡言中甲科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盍以異科自見開慶元

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默齋稾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萊學案

深寧家學樓貝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尙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

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先生甫十歲聽受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著書萬餘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晝以復先尤精于易筮占驗如神 參黃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 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于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清容桷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眞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

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黃文獻潛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卽解官歸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舉用遺逸有司以先生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辟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汚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于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皐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梓材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于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于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從黃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致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黃叔雅史晏卿史蒙卿趙孟傑楊潑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終朝奉郎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

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紀猶存其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諸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于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

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于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

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説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爲之閒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

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錄上

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郛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于書局爲檢書官是其得溫公辟咡又敎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于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纂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

天文則隨目録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駮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譏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揭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于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于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僞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注雖詆史炤釋

文爲差畧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家固宜用炤
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旣不言祖述公休而
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
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舛誤悉已
疏之于前讀者詳之其眞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
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
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
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
高文虎氏伋取以編于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
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
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盡從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

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于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于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

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于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畧而不錄云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礀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礀獨注通鑑案梅礀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旣成進士卽從事于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

用既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挈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邪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別爲靜淸學案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

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鄞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于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參寧波府志

處士黃先生叔雅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德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于鄭宋亡遍從遺老遊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與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

絕去浮靡之習一根于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著郡學錄未上卒參四明文獻錄

梓材謹案先生遍從宋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嘗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淸容先生桷見下剡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未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補

梅礀家學樓貞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幹三省之子本堂壻補

剡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長鄞縣人越公韶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閒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

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曾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參史傳

清容答問高舜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

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
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邱之盟同盟于幽又
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
畢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
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
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啟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
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
會稽□□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
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弒見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
入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

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襃貶皆無之也許滅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襃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邱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耶吾實不敢以子糾葵邱之說者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襃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襃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蝝饑見于十五年螽見于六年大旱見于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襃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肹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諭喻其所長

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于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玄之首始于中而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

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于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于甲子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于咸恆終于旣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于子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十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

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經三十卦是爲陰生于午而終于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于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小陰六子之氣分布于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

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稟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于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啟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

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于此至若不係其身死于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于午

數起于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于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于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于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九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九可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郡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鄉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毋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毋病殆至刲股和肉以進父嘗葬適病痁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痁瘥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卽棄官歸經畧使徵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錄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溫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

林歸里見即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眞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驥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眞

鄭眞字千之求齋覺民之子硏窮六籍尤長于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吳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摭鄉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錄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滎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

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于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于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别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終

東發學案表

黃震 王貫道王實齋門人默齋諸龐再傳南軒潛庵三傳五峯紫巖劉氏王氏晦翁東萊四傳

子 夢幹——孫 正孫——曾孫 玠

子 叔雅

子 叔英——黃玹

岑士貴

王士毅

楊維楨 別見艮齋學案

以下東發續傳

陳樫 見下本堂家學

黃翔鳳——陳深 見下本堂家學

陳著——子 深

並東發學侶

子泌——孫樫

從子洙

趙炎

吳漢

吳應奎

黃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發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錄始稱東發學案）

二王門人　游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寳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先生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先生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

生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歲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譏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于

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于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岐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時補救視其已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于文潔而日鈔之作折

衷諸儒卽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

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

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于婺先

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于

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

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尢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閒或

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

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

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

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于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

濟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淸容則但稱先生之淸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于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卽言孝弟至于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

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于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卽性性之所稟者卽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于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于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柰何程門言心彼亦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

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為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

于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于言語閒哉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

往至于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旣長博習討論往往至于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敎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尙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尙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

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閒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以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于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奈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飾畧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以證

己說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于他求是不從事于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間者皆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于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旣衰

學校既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橫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清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喝佛爲祖者自以爲深于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于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時而獨于春秋之世正使于衆說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

語二十篇拳拳訓詁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于子貢之敏悟而啟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盡出此後世學者于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畧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于此章節畧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

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于言而敏于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于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于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

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儒學自爲儒學以僞易眞是非瞀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

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于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于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于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東發日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

疏别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于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

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　讀論語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

彝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閒有于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讀毛詩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閒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

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說並與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晩添祖

爻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嚴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三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

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

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邪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邪然問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于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犂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

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几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

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于漢

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横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之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讀周禮

孔子之言散見于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

觀鄉射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撏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尙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間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夫去聖已遠何從質證千載而下儻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別爲一書其有功于聖門匪淺鮮矣 讀家語

本朝理學闡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穆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脫塵泥而鵬運青冥哉通書愼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竊意愼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卽爲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

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疊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

孔子于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于孟子至濂洛關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

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

本朝理學發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于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于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并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

倘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傳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辯程門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辯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于見聞其說尤的今觀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既沒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辯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畧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于濂溪終

子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爲見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學雖易流于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脫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

先生祖徠后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祖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以上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謝山東發先生史稾跋曰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稾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于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

清之大有徵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補

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梓材案謝山兩上族望表習庵爲同谷陳氏本堂爲冥庵陳氏世系已逮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編修府志雜問云清容作陳觀墓誌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

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嵊縣時嵊爲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闕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肅然及遷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帳塞路至城國嶺上因名曰陳公嶺後知台州 補

梓材謹案本堂先生傳不言其師承謝山學案劄記云陳本堂當入習庵學案以其爲習庵姪也第考其集稱述輔潛庵先生之說蓋亦爲輔氏之學者其不合于貫相與東發同故列于東發之後云

本堂文集 補

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于固固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 贈吳安仲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滔滔于中與俗俱流日蕩而游于

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 贈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 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矣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極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披鯉吁有是哉 題洞真觀后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虛則易放閒則易怠 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 與依察院浙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凜乎莫續若日

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　招單君範敎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于此可以觀人　答許宮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　㓹學講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殊立傳于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范楷有蓬閭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同調

吏部安先生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黃先生夢榦

黃夢榦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沈潛汲古天性淡靜文潔峻肅于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丈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黃先生叔雅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

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纚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延祐七年卒年五十有四　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黃晉卿誌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潔三子俱克紹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黃懿庵先生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間與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懿庵先生有懿庵雜著二十卷懿庵暇筆三卷

隱君黃尙絅先生正孫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壻有學行補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卽隱君玠也又稱其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于仕進晚自號尙絅翁以見其志

隱君黃先生玠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尙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稾

虛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合傳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樫獲覩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于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樫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參夷白齋集

梓材謹案汝泉先生名一作宓嘗官饒州教授蓋本堂諸子皆克承家學先生其季也

陳先生洙

陳洙本堂之姪本堂嘗與書曰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

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補

學士陳先生桱

陳桱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敎尤長于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爲二十四卷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刪定爲通鑑前編舉要先生明初僑居白下爲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嵊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官義烏簿時嘗薦之趙汝棋補

吳先生漢

吳先生應奎合傳

吳漢字叔度吳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吳皆居白巖而學于本堂補

隱君黃佾綱先生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懸庵門人游余四傳

教授黃莉東先生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從贛庵受蔡氏尚書既有所得郡邑爭致于師席教授者餘四十年九疇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髣髴耶與太原王萬石上虞謝肅為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 自號菊東 修

縣官岑榜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尚用餘姚人也從黃彥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彥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氍毹四設先生年最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絲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急扶之然頗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飲無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薦禮部任官

黃巖有大姓李者肩輿自甬道入先生詰之吏曰是家素能執持州縣短長者先生素惡強禦乃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賦罰獄等罪丹書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遂以食遇毒死矣淵穎痛惜之為作哀誄補

典史王東皋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為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于正學黃敬庵講道于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為祿仕者不為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清坐相對終無戚容人而鄉里亦凜然異其為人有岑樓峯者亦黃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山閒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

東皐因自稱東皐處士戴九靈銘其墓補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桱見上本堂家學

宋元學案卷八十六終